

論衡 (18)



契珂夫著



魯迅

譯



雅典書屋



# 壞孩子和別的奇聞



一九四五·雅典書屋版·  
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編纂

# 壞孩子和別的奇聞

契珂夫著  
魯迅譯

一九四五年

# 壞孩子和別的奇聞 目次

前記	一
壞孩子	一
難解的性格	七
假病人	一三
簿記課副手日記抄(附插圖)	二一
那是她	二七
波琦勳章(附插圖)	三七
暴躁人	四七
陰謀	六九
譯者後記	七九

365516

## 前記

司基塔列慈 (Skitaler) 的契訶夫記念裏，記着他的談話——

「必須要多寫！你起始唱的夜鶯歌，如果寫了一本書，就停止住，豈非成了烏鴉叫！就依我自己說：如果我寫了頭幾篇短篇小說就擱筆，人家決不把我當做作家！契紅德！一本小笑話集！人家以為我的才學全在這裏面。嚴肅的作家必須說我是另一路人，因為我只會笑。如今的時代怎麼可以笑呢？」（歐濟之譯，譯文二卷五期。）

這是一九〇四年一月間的事，到七月初，他死了。他在臨死這一年，自說的不滿于自己的作品，指為「小笑話」的時代，一八八〇年，他二十歲的時候起（直）

至一八八七年的七年間。在這之間，他不但用「契紅德」(Anoshka Chekhonte)的筆名，還用種種另外的筆名，在各種刊物上，發表了四百多篇的短篇小說，小品，速寫，雜文，法院通信之類。一八八六年，纔在彼得堡的大報「新時代」上投稿；有些批評家和傳記家以爲這時候，契訶夫纔開始認真的創作，作品漸有特色，增多人生的要素，觀察也愈加深邃起來。這和契訶夫自述的話，是相合的。

這裏的八個短篇，出于德文譯本，却正是全屬于「契紅德」時代之作，大約譯者的本意，是並不在嚴肅的紹介契訶夫的作品，却在輔助瑪修丁(V.N. Massing)的木刻插畫的。瑪修丁原是木刻的名家，十月革命後，還在本國爲勃洛克(A. Blok)刻「十二個」的插畫，後來大約終於跑到德國去了，這一本書是他在外國的謀生之術。我的翻譯，也以紹介木刻的意思爲多，並不著重于小說。

這些短篇，雖作者自以爲「小笑話」，但和中國普通之所謂「趣聞」，却又截然兩樣的。牠不是簡單的只招人笑。一讀自然往往會笑。不過笑後總還剩下些

什麼，——就是問題。生瘤的化裝，蹩腳的跳舞，那模樣不免使人笑，而笑時也知道：這可笑是因為他有病。這病能醫不能醫。這八篇裏面，我以為沒有一篇是可以一笑就了的。但作者自己却將這些指爲『小笑話』，我想，這也許是因為他謙虛，或者後來更加深廣，更加嚴肅了。

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譯者

## 壞孩子

伊凡。伊凡諾維支。拉普庚是一個風采可觀的青年，安娜。綏米諾夫娜。勃列支凱耶是一個尖鼻子的少女，走下峻急的河岸來，坐在長椅上面了。長椅在水邊，在茂密的新柳叢子裏。這是一個好地方。如果坐在那里罷，就躲開了全世界，看見的只有魚兒和在水面上飛跑的水蜘蛛了。這青年們是用釣竿，網兒，蚯蚓罐子以及別的捕魚傢伙武裝起來了的。他們一坐下，立刻來釣魚。

『我很高興，我們到底只有兩個人了，』拉普庚開口說，望着四近。『我有許多話要和您講呢，安娜。綏米諾夫娜……很多……當我第一次看見您的時候……魚在吃您的了……我纔明白自己是為什麼活着的，我纔明白應當供獻我誠實的勤

勞生活的神像是在那里了……好一條大魚……在吃哩……我一看見您，這纔識得了愛，我愛得您要命！且不要拉起來……等牠再吃一點……請您告訴我，我的寶貝，我對您起誓；我希望能是彼此之愛——不的，不是彼此之愛，我不配。我想也不敢想，倒是……您拉呀！」

安娜·綏米諾夫娜把那拿着釣竿的手，趕緊一揚，叫起來了。空中閃着一條銀綠色的小魚。

「我的天，一條鱧魚！阿呀，阿呀……快點！脫出了！」

鱧魚脫出了釣鈎，在草上向着牠故鄉的元素那里一跳……撲通——已經在水裏了！

追去捉魚的拉普庚，却替代了魚，錯捉了安娜·綏米諾夫娜的手，又錯放在他的嘴唇上……她想縮回那手去，然而已經來不及了；他們的嘴唇又不知怎麼一來，接了一個吻。這全是自然而然的。接吻又接連的來了第二個，於是立誓，盟

心……幸福的一瞬息！在這人間世，絕對的幸福是沒有的。幸福大抵在本身裏就有毒，或者給外來的什麼來毒一下。這一回也如此。當這兩個年青人正在接吻的時候，突然起了笑聲。他們向水裏一望，僵了：河裏站着一個水齊着腰的赤條條的孩子。這是中學生珂略，安娜·綏米諾夫娜的弟弟。他站在水裏面，望着他們，陰險的微笑着。

「噯哈……你們親嘴。」他說。「好！我告訴媽媽去。」

「我希望您要做正人君子……」拉普庚紅着臉，吃吃的說。「偷看是下流的，告發可是卑劣，討厭、胡鬧的……我看您是高尚的正人君子……」

「您給我一個盧布，我就不說了！」那正人君子回答道。「要是，不，我去說出來。」

拉普庚從袋子裏掏出一個盧布來，給了珂略。他把盧布捏在稀濕的拳頭裏，吹一聲口哨，浮開去了。但年青的他們倆，從此也不再接吻了。

後來拉普庚又從街上給珂略帶了一副顏料和一個皮球來，他的姊姊也獻出了她所有的丸藥的空盒。而且還得送他雕着狗頭的硬袖的釦子。這是很討壞孩子喜歡的，因為想託得更多，他就開始監視了。只要拉普庚和安娜·梭米諾夫娜到什麼地方去，他總是到處跟蹤着他們。他沒有一刻放他們只有他們倆。

「流氓，」拉普庚咬着牙齒，說。「這麼小，已是一個大流氓！他將來還會怎樣呢？！」

整一個七月，珂略不給這可憐的情人們得到一點安靜。他用告發來恐嚇，監視，並且索詐東西；他永是不滿意，終於說出要錢的話來了。於是只好約給他一個錢。

有一回，正在用午餐，剛剛是吃蛋片的時候，他忽然笑了起來，用一隻眼睛使着眼色，問拉普庚道：「我說罷？怎麼樣？」

拉普庚滿臉通紅，錯作蛋片，咬了飯巾了。安娜·梭米諾夫娜跳起來，跑進

隔壁的屋子去。

年青的他們倆停在這樣的境遇上，一直到八月底，就是拉普庚終于向安娜·梭米諾夫娜求婚了的日子。這是怎樣的一個幸福的日子呵！他向新娘子的父母說明了切，得到許可之後，拉普庚就立刻跑到園裏去尋珂略。他一尋到他，就高興得流下眼淚來，一面拉住了這壞孩子的耳朵。也在找尋珂略的安娜·梭米諾夫娜，恰恰也跑到了，便拉住了他的那一隻耳朵。大家必須看着的，是兩個愛人的臉上，顯出怎樣的狂喜來，當珂略哭着討饒的時候。

「我的乖乖，我的好人，我再也不敢了！阿嚏，阿嚏，饒我！」

兩個人後來說：他們倆祕密的相愛了這麼久，能像在扯住這壞孩子的耳朵的一瞬息中，所感到的那樣的幸福，那樣的透不過氣來的大歡喜，是從來沒有的。

（一八八三年作）



## 難解的性格

頭等車的一個房間裏。

繙着紫紅色天鵝絨的長椅上，靠着一位漂亮的年青的太太。

值錢的綴有鬚頭的扇子，在她癱瘓地捏緊了的手裏格格地響；眼鏡時時從

她那美麗的鼻子上滑下來；胸前的別針，忽高忽低，好像一隻小船的在波浪裏。

她很興奮……她對面坐着一位省長的特委官，是年青的新作家，在省署時報上

發表他描寫上流社會的短篇小說的……他顯着專門家似的臉相，目不轉睛的在看

她。他在觀察，他在研究，他在揣測這出軌的，難解的性格，他已經幾乎有了把

握……她的精神，她的一切心理，他完全明白了。

「阿，我懂得您的！」那特委官在她手鐲近旁的手上接着吻，說。「您那敏的，靈敏的精神，在尋一條走出迷宮的去路呀……一定是的！這是一場厲害的，嚇人的鬥爭，但是……您不要怕！您要勝利的！那一定！」

「請您寫出我來罷，涅勒兌瑪爾！」那位太太悲哀的微笑着說道。「我的生活是很充實，很有變化，很多色彩的……但那要點，是在我的不幸！我是一個陀斯妥也夫斯基式的殉難者……請您給世界看看我的心，涅勒兌瑪爾，請您給他們看看這可憐的心！您是心理學家。我們坐在這房間裏談不到一點鐘，可是您已經完全懂得我了！」

「您講罷。我聽着您，請您講出來罷！」

「您聽罷。我是生在一家貧窮的仕宦之家的。我的父親是一個好人，也聰明，但是……時代和環境的精神……vous comprenez（您明白的，）我並不想賣備我那可憐的父親。他喝酒，打牌……收賄賂……還有母親……我有什麼可說

呢！那幸甚，那拿了一片麵包的接孔，那自卑自賤的私頭……哇！您不要逼我從新記牠出來了。我只好親自來開拓我自己的路……那嚇人的學校……無聊小說的灌輸，年青的過失，羞怯的初戀……還有和環境的戰鬥呢？是可怕的呀！還有疑惑呢？還有逐漸成長起來的對於人生和自己的不信的苦痛呢？……唉！……您是作家，懂得我們女人的。您都知道……我的不幸，是天生的呀……我等候着幸福，這是怎樣的幸福呢？我急于要成一個人！是的！要成爲一個人，我覺得我的幸福就在這裏面！」

「您可真的了不得！」作家在手觸近旁吻着她的手，低聲說。「我並不是在吻您，您這出奇的人物，我是在吻人類的苦惱！您記得拉斯可里涅可夫（註一）麼？他是這樣地接吻的。」

（註一）Frenkhtinikov，陀斯妥也夫斯基作小說「罪與罰」裏的男主角——譯者。

「阿·渥勒兌瑪爾！我極要榮譽，……要名聲，要光彩，恰如那些——我何必謙虛呢？——那些有着不很平常的性格的人們一樣。我要不平常……簡直不是女性的。於是……於是……在我的路上，我遇到了一個有錢的老將軍……您知道罷，渥勒兌瑪爾！這其實是自己犧牲，自己否定呀，您要知道！我再沒有別的法子了。我接濟了我的親屬，我也旅行，也做慈善事業……但是，這將軍的擁抱，在我覺得怎樣的難堪和卑污呵，雖然別一面，他在戰爭上曾經顯過很大的勇敢，也只好任他去。有時候……那是可怕的時候呀！然而安慰我的是這一種思想，這老頭子不是今天，就是明天便會死掉的，那麼，我就可以照我的願望過活了，將自己給了相愛的人，並且得到幸福……我可是有着這麼的一個的人，渥勒兌瑪爾！上帝知道，我有着這麼一個的！」

那位太太使勁的揮扇，她臉上顯出一種要哭的表情。

「現在是這老頭子死掉了……他留給我一點財產，我像鳥兒一樣的自由。」

在我可以幸福了……不是麼，渥勒兌瑪爾？幸福在敲我的窗戶了。我只要放牠進來就是，然而……不成的！渥勒兌瑪爾，您聽哪，我對您起誓！現在我可以把自己給那愛人，做他的朋友，他的幫手，他的理想的承受者，得到幸福……安靜下來了……然而這世界上的一切，却多麼大概是討厭，而且庸俗的呵！什麼都這樣的卑劣，渥勒兌瑪爾！我不幸呵！不幸呵，不幸呵！我的路上。現出障礙來了！我又覺得我的幸福遠去了，唉，遠得很！唉唉，這苦楚，如果您一知道，怎樣的苦楚呵！」

「但這是什麼呢？怎樣的一種障礙呢？我懇求您，告訴我罷！那是什麼呀？」

「別一個有錢的老人……」

破扇子遮掩了漂亮的臉。作家把他那深思的頭支在手上，歎一口氣，顯出專心而家和心理學家的臉相，思索了起來。車頭叫着汽笛，噴着蒸氣，窗棧在落照裏

映得通解。

（一八八三年作）

## 假病人

將軍夫人瑪爾法·彼得羅夫娜·貝納基娜，或者如農人們的叫法，所謂貝納金家的，十年以來，行着類似療法（註一）的醫道，五月裏的一個星期二，她在自己的屋子裏診察着病人。她面前的桌子上，擺着一個類似療法的藥箱，一本類似療法的便覽，還有一個類似療法藥的算盤。掛在壁上的是嵌在金邊鏡框裏的一

（註一）Homoeopathie. 日本文譯『同類療法』，其用相類似的毒，來治這病的醫法，意義大致和中國的『以毒攻毒』相同。現行的對於許多細菌病的血清注射，其實也還是這療法，不過這名稱却久不使用了——譯者，

封信，那是一位彼得堡的何類療法家，據瑪爾法。彼得羅夫娜說，很有名，而且簡直是偉大的人物的手筆，還有一幅阿甫里理斯泰爾夫的像，那是將軍夫人的恩人，否定了有窮的對症療法，教給她認識了真理的。客廳裏等候着病人們，大半是農人。他們除兩三個人之外，都赤着腳，這是因為將軍夫人吩咐過，他們該在外面脫掉那惡臭的長靴。

瑪爾法。彼得羅夫娜已經看過十個病人了，于是就叫十一號：「格夫里拉。」

克魯慈提！』

開門了，走進來的却不是格夫里拉。克魯慈提，倒是將軍夫人的隣居，敗壞了的地主薩木弗利辛，一個小身材的老頭子，昏眼睛，紅邊帽（註二）。他在屋角上放下手杖，就走到將軍夫人的身邊，一聲不響地跪下去了。

（註二）帝俄時代貴族所戴的帽子——譯者。

「您怎麼了呀！您怎麼了呀，庫士瑪·庫士密支！」將軍夫人滿臉通紅，發了抖。「罪過的！」

「只要我活着，我是不站起來的！」薩木弗利辛在她手上吻了一下，說。「請全國民看看我在對您下跪，您這保祐我的菩薩，您這人類的大恩人，不打緊的！這慈仁的精靈，給我性命，指我正路，還將我多疑的壞聰明照破了，豈但下跪，我連火裏面還肯跳進去呢，你這我們的神奇的神手，饑寒孤獨的母親！我全好了呀！我復活了呀，活神仙！」

「我……我很高興！……」將軍夫人快活到臉紅，吞吞吐吐的說。「那是很愉快的，聽到了這樣的事情……請您坐下罷！上星期二，你却是病得很重的！」

「是呀，重得很！只要一想到，我就怕！」薩木弗利辛一面說，一面坐。「我全身都發風溼痛。我苦了整八年，一點安靜也沒有……不論是白天，是夜裏，我的恩人哪！我看過許多醫生，請塔山的大學教授們對診，行過土浴，喝過藥

泉。我什麼方法都試過了！我的家私就爲此化得精光，太太。這些醫生們只會把我弄糟，他們把我的病趕進內部去了！他們很能夠趕進去，但再趕出來呢——他們却不能，他們的學問還沒有到這地步……他們專喜歡要錢，這班強盜，至于人類的利益，他們是不大留心的。他開一張鬼畫符，我就得喝下去、一句話，那是謀命的呀。如果沒有您，我的菩薩，我早已躺在墳裏了！上禮拜二我從您這里回家，看了您給我的那丸藥，就自己想：「這有什麼用呢？這好容易纔能看見的沙粒，醫得好我的沈重的老病嗎？」我這麼想，不大相信，而且笑笑的；但我剛吃下一小粒，我所有的病可是一下子統統沒有了。我的老婆看着我，疑心了自己的眼睛，「這是你嗎，珂略？（註三）」——「不錯，我呀。」於是我們倆都跪在聖像面前，給我們的恩人禱告：主呵，請把我們希望于她的，全都給她罷！」

（註三）Kolia 就是庫士瑪（Kusima）的愛稱——譯者。

薩木弗利辛用袖子擦一擦眼，從椅子上站起，好像又要下跪了，但將軍夫人制住他，使他仍復坐下去。

「您不要謝我，」她說，興奮得紅紅的，向亞理斯泰爾夫像看了一眼。「不，不要謝我！這時候我不過是一副從順的機械……這真是奇蹟！拖了八年的風溼病，只要一粒療癱丸（註四）就斷根了！」

「您真好，給了我三粒。一粒是中午吃的，立刻見效！別一粒在傍晚，第三粒是第二天，從此就無影無蹤了！無論那里，一點痛也沒有！我可是已經以為要死了的，寫信到墨斯科去，叫我的兒子回來！上帝竟將這樣的智慧傳授了您，您這活菩薩，現在我好像上了天堂……上禮拜二到您這里來，我還蹙着脚的，現在我可是能夠兔子似的跳了……我還會活一百來年哩。不過還有一件事情困住着我

（註四）原名Skrodhuroso，是一種用草葉搗成的小丸子——譯者。

——我的精窮。我是健康了，但如果沒有東西好過活，我的健康又有什麼用處呢。窮的迫我，比痛還厲害……拿這樣的事來做例子罷……現在是種燕麥的時候了，但叫我怎麼種牠呢。如果我沒有種子的話？我得去買罷，却要錢……我怎麼會有錢呢？」

「我可以送您燕麥的，庫士瑪。庫士密支……您坐着罷！您給了我這麼大的高興，您給了我這樣的滿足，應該我來謝你的，不是您謝我！」

「您是我們的喜神！敬愛的上帝竟常常把這樣的好人放在世界上！您高興就是了，太太，高興您行的好事！我們罪人却沒有什麼好給自己高興……我們是徹末的，小氣的，無用的人……螞蟻……我們不過是自稱為地主，在物質的意義上，却和農民一樣，甚至于還要壞……我們確是住在石造房子裏，但那僅是一座 *Ista Morsuna* (註五) 呀，因為屋頂破了一下雨就漏……我又沒有買屋頂板的錢。」

「我可以送給您板的，庫士瑪·庫士密支。」

薩木弗烈辛又討到一匹母牛，一封介紹信，是爲了他想送進專門學校去的女兒的，而且被將軍夫人的大度所感動，感激之至，嗚咽起來，嘴巴牽歪了，還到袋子裏去摸他的手帕……將軍夫人看見，手帕剛一拉出，同時也好像有一個紅紙片，沒有聲響的落在地板上面了。

「我一生一世不忘記的……」他絮叨着說。「我還要告訴我的孩子們，以及我的孫子們……一代一代……孩子們，就是她呀，救活了我的，她，那個……」

將軍夫人送走了病人之後，就用她眼淚汪汪的眼睛，看了一會神甫亞理斯泰爾夫的像，於是又用親密的，敬畏的眼光，射在藥箱，備覽，算盤和靠椅上，被她救活的人就剛剛坐在這裏的，後來却終於看見了病人落掉的紙片。將軍夫人拾

(註五)介在意大利的 *Ugento* 和 *Orlando* 之間的 *Morone* 的海峡中所見的海市蜃樓；相傳是仙人名 *Monte* 者所爲，故名——譯者。

起紙片來，在裏面發見了三粒藥草的丸子，和她在上禮拜二給與薩木弗利辛的九藥，是一模一樣的。

「就是那個……」她驚疑着說。「這也是那張紙……他連包也沒有打開呀！那麼，他吃了什麼呢？奇怪……他未必在騙我罷。」

將軍夫人的心裏，在她那十年行醫之間，開始生出疑惑來了：她叫進其次的病人來，當在聽他們告訴說苦惱時，也覺得了先前沒有留心；聽過就算的事。一切病人，沒有一個不是首先恭維她的如神的療法的，佩服她醫道的學問，罵醫那些對症療法的醫生，待到她興奮到臉紅了，于是就來敘述他們的困苦。這一個要一點地，別一個想討些柴，第三個要她許可在她的林子裏打獵。她仰望着啓示給她真理的神甫亞理斯泰爾夫的善良的，寬闊的臉，但一種新的真理，却開始來咬她的心了。那是一種不舒服的，沉悶的真理。

人是狡猾的。

（一八八五年作）

## 簿記課副手日記抄

一八六三年五月十一日。我們的六十歲的簿記課長格羅忒金一咳嗽，就喝和酒的牛奶，因此生了酒精中毒腦症了。醫生們以他們特有的自信，斷定他明天就得死。我終于要做簿記課長了。這位置是早已允許了我的。

書記克萊錫且夫要喫官司，因為他毆打了一個稱他為官僚的請願者。看起來，怕是要定罪的。

服藥草的煎劑，醫胃加答兒。

一八六五年八月三日。簿記課長格羅忒金的胸部又生病了。他咳嗽，喝和酒的牛奶。他一死，他的地位就是我的了。我希望着，但我的希望又很微，因為酒

精中毒腦症好像是未必一定會死的！

克來錫且夫從一個亞美尼亞人的手裏搶過一張支票來，撕掉了。他也許因此要喫官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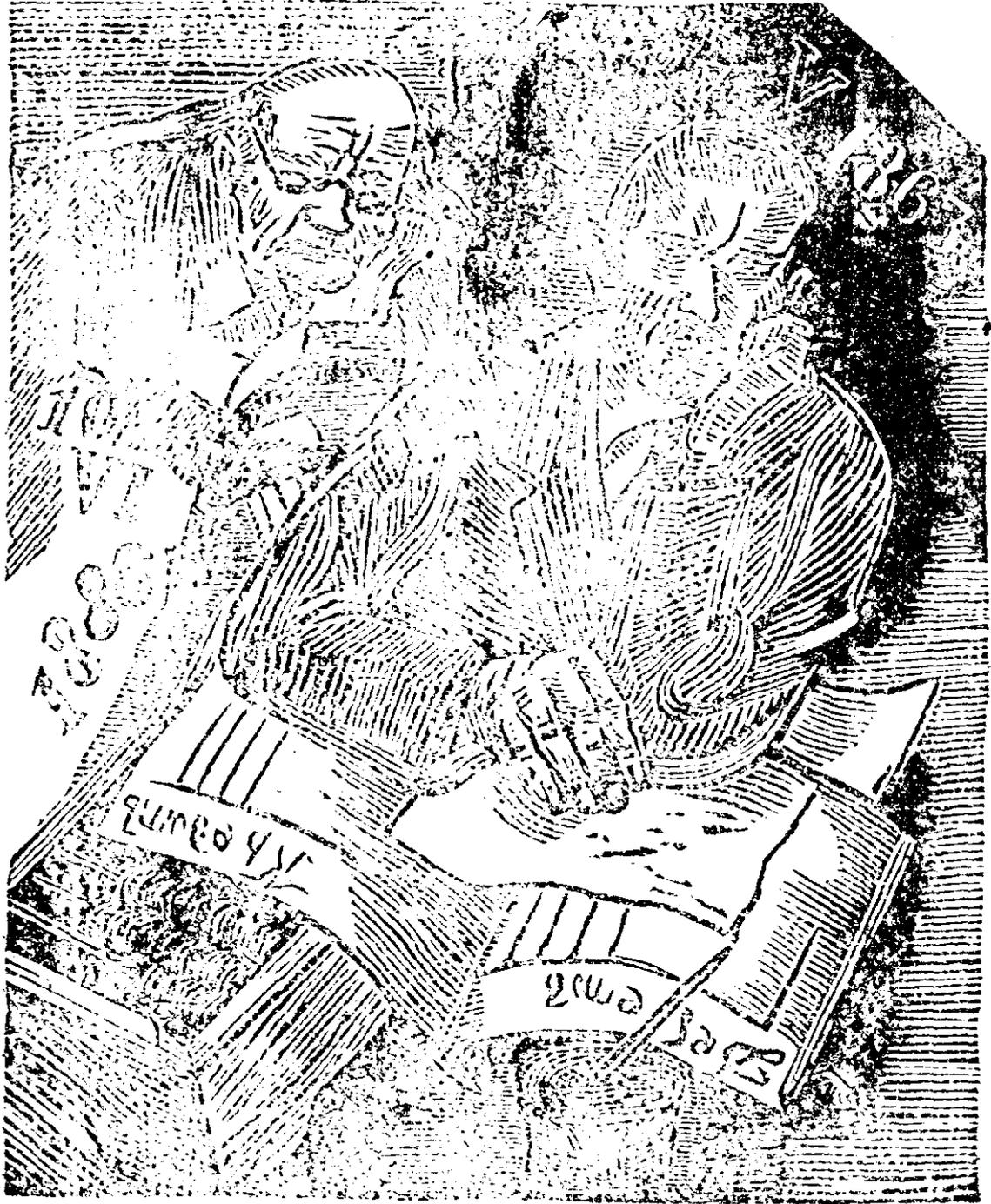
昨天一個老婆子（古立夫娜）對我說，我生的不是胃加答兒，是潛伏痔。這是很可能的！

一八六七年六月三十日。看報告，說是阿刺伯流行着霍亂病。大約也要到俄國來的罷，那麼，就要放許多天假。老格羅忒金死掉，我做簿記課長，也未可料的。人也真韌！據我看來，活得這麼久，簡直是該死！

喝什麼來治治我的胃加答兒呢？或者用莪朮（註一）子？

一八七〇年一月二日。在格羅忒金的院子裏，一隻狗徹夜的叫。我的使女貝

（註一）此日本名，德名Nigella，中國名未詳——譯者。



拉該耶說，這是很準的兆頭，于是我和她一直談到兩點鐘，如果我做了簿記課長，就得弄一件浣熊皮子和一件睡衣。我大約也得結婚。自然不必處女，這和我的年紀是不相稱的，還是寡婦罷。

昨天克萊錫且夫被逐出俱樂部了，因為他講了一個不成樣子的笑話，還嘲笑商業會館的會員波紐霍夫的愛國主義。人們說，後一事，他是要喫官司的。

爲了我的胃加答兒，想看波忒庚醫師去。人說，他醫治他的病人，很靈……一八七八年六月四日。報載威忒梁加流行着黑死病。人們死得像蒼蠅一樣。格羅忒金因此喝起胡椒酒來了。但對於這樣的一個老頭子，胡椒酒恐怕也未必有效。只要黑死病一到，我準要做簿記課長的。

一八八三年六月四日。格羅忒金要死了，我去看他，並且流着眼淚請他寬恕，因爲我等不及他的死。他也眼淚汪汪的寬恕了我，還教我要醫胃加答兒，該喝橡子茶。

但克萊錫且夫幾乎又要喫官司——因為他把一座租來的鋼琴，押給猶太人了，雖然如此，他卻已經有着史坦尼斯拉夫勳章，官銜也到了八等。在這世界上的一切，真是奇得狠！

生薑一沙，註二：高良薑一沙半，濃燒酒一沙，麒麟竭五沙，拌勻，裝入燒酒瓶裏，每晨空吞服一小杯，可治胃加答兒。

一八八三年六月七日。格羅武金昨天下葬。這老頭子的死，我竟得不到一點好處！每夜夢見他穿了白衫子，動着手指頭。傷心，該死的我的傷心！是簿記課接竟不是我，卻是察里科夫。得到這位置的竟不是我，卻是一個小伙子，有那做着將軍夫人的姊妹類性的。我所有的希望都完結了！

一八八六年六月十日。察里科夫家裏，他的老婆跑掉了。這可憐人簡直沒有

〔註二〕Solonchi是俄國的重量名，一沙約合中國一錢一分餘——譯者

一點元氣了。爲了悲傷，會尋短見也說不定的。倘使這樣，那麼，我就是簿記課長。人們已在這麼說。總而言之，希望還沒有空，人也還可以活下去，我也許還要利用洗熊皮。至于結婚，我也不反對。如果得了良緣，我爲什麼不結婚呢，不過是應該和誰去商量商量罷了；因爲這是人生大事。

克萊錫且夫昨天穿錯了三等官理爾曼的橡皮套鞋。又是一個問題！

管門人巴伊希勸我，醫官加答兒應該用昇汞。我想試試看。

（一八六六年作）



## 那是她

「您說我們講點什麼罷！」年青的小姐們說。

大佐捻着他的白鬚子，掃一掃喉嚨，開口了——

「這是在一八四三年，我們這團兵紮在欠斯多霍夫的附近。我先得告訴您。我的小姐們，這一年的冬天非常冷，沒有一天沒有哨兵凍掉了鼻子，或是大雪風吹着雪埋掉了道路的。嚴寒從十月底開頭，一直拖到四月。那時候，您得明白，我可並不像現在，彷彿一個用舊了的煙斗的，卻是一個年青的小伙子。像乳和血凍了起來的一樣，一句話，是一個美男子。我孔雀似的打扮着，隨手化錢，捻着鬚子，這世界上就沒有了一個學習士官會這樣。我往往只要一隻眼睛一眨，把馬刺

「響，把鬍子」捻了那麼，就是了不得的美人兒，也立刻變了百依百順的小羊了。我貪女人，好像蜘蛛的貪蒼蠅，我的小姐們，假如你們現在想數一數那時纏住我的波蘭女子和猶太女子的數目，我通知你，數學上的數目恐怕是算不夠的：

……我還得告訴你們，我是一個副官，跳瑪楚爾加（註一）的好手，娶的是絕世的美人，上帝呵，願給她的靈魂平安。我是怎樣一個莽撞而且胡鬧的人呢——你倒是猜也猜不到的。在鄉下，只要有什麼關於戀愛的搗亂，有誰拔了猶太人的長頭髮，或是批了波蘭貴族的巴掌，大家就都明白，這是微惠爾妥夫少佐幹的事。

「因為是副官，我得常常在全省裏跑來跑去，有時去買乾草或蕪菁，有時是將我們的廢馬賣給猶太人或地主，我的小姐們，但最多的倒是冒充辦公，去赴波蘭的千金小姐的密約，或者是和有錢的地主去打牌……在聖誕節前一天的夜裏，

（註一） Mazurka 是一種跳舞。——譯者。

我還很記得，好像就在目前一樣，爲了公事，叫我從次斯多霍夫到先成里加村去……天氣可真冷得利害，連馬也咳嗽起來，我和我的馬車夫，不到半個鐘頭就成了兩條冰柱了……大冷天倒還不怎麼打緊，但請你們想一想，半路上可又起了大風雪了。雪片團團的打着旋子，好像農禱之前的魔鬼一樣，風發着吼，似乎是有誰搶去了牠的老婆。道路看不見了……不到十分鐘，我們大家——我，馬車夫和馬——就給雪重重的包裹了起來。

「大人，我們迷了路了！」馬車夫說。

「昏蛋！你在看什麼的，你這廢料？那麼，一直走罷，也許會撞着一家人家的！」

「我們儘走，儘走，儘是繞着圈子，到半夜裏，馬停在一個莊園的門口了，我還記得，這是屬于一個有錢的波蘭人，蟠耶特羅夫斯基伯爵的。波蘭人還是猶太人，在我就如飯後的濃茶，都可以，但我也應該說句真話，波蘭的貴族很愛客

人，像年青的波蘭女子那樣熱情的女人，另外可也並沒有……

「我們被請進去了……」潘耶特羅夫斯基伯爵這時住在巴黎，招待我們的是他的經理，波蘭人加希密爾·哈普進斯基。我還記得，不到一個鐘頭，我已經坐在那經理的屋子裏，消受他的老婆獻殷勤，喝酒，打牌了。我贏了十五個金盧布，喝足了酒之後，就請他們給我安息。因為邊屋裏沒有地方了，他們就引我到正屋的一間房子裏面去。

「您怕鬼麼？」那經理領我走到通着滿是寒冷和昏暗的大廳的一間小房子裏，一面問。

「這裏是有鬼的？」我聽着自己的言語和脚步的回聲，反問道。

「我不知道，」波蘭人笑了起來，「不過我覺得，這樣的地方，對於妖魔鬼怪是很合適的。」

「我真醉了，喝得像四萬個皮匠一樣，但這句話，老實說，卻使我發抖。媽

的，見一個鬼，我甯可遇見一百個乞爾開斯人！不過也沒有法，我就換了衣服，躺下了……我的蠟燭的弱弱的光，照在牆壁上，那牆壁上可是掛着一些東西，你們大約也想像得到的罷，是一張比一張更加嚇人的祖像，古代的兵器，打獵的角笛，還有相類的古怪的東西……靜到像墳墓一樣，只在間壁的大廳裏，有鼠子唧唧的叫着，和乾燥的木器發着畢畢剝剝的聲音。房子外面呢；可彷彿是地獄……風唸着超度亡魂經，樹木被吹彎了，吼叫着，啼哭着；一個鬼東西，大約是外層窗門罷，發出悲聲，敲着窗框子。你們想想看，還要加上我的頭正醉得在打旋子，全世界也和我的頭一同在打旋子呢……我如果閉上眼，就覺得我的眠牀在空屋子裏跑，和鬼怪跳着輪舞一樣。我想減少這樣的恐怖，首先就吹熄了蠟燭，因為空蕩蕩的屋子，亮比暗是更加覺得可怕的……」

聽着大佐講話的三位小姐們，靠近他去了，凝視着他的臉。

「唔。」大佐蹲下去道，「我竭力的想睡着，可是睡魔從我這里逃走了。」

然覺得像有偷兒爬進窗口來，忽然聽得像有誰在噤噤喳喳的說話，忽然又好像有人碰了我的肩頭——一句話，我覺到一切幻象，這只是只要神經曾經異常緊張過的人們，全都經驗過了的。現在你們也想着，在這幻象和聲音的混沌中，我却分明的聽得，像有曳着拖鞋的聲音似的。我尖起耳朵來，——你們想是什麼呀？——我聽到，有人走近了門口，咳嗽一下，想開門……

「誰呀？」我坐起來，一面問。

「是我……用不着怕的！」回答的是女人的聲音。

「我走到門口去……只幾分鐘。我就覺得鴨絨一般綿軟的兩條女人的臂膊，擱在我的肩上了。」

「我愛你……我愛你是比性命還貴重的，」很悅耳的一種女人的聲音說。

「火熱的呼吸觸着我的面龐……我忘記了風雪，鬼怪，以及世界上的一切，用我的一隻手去摟住了那纖腰……那是怎樣的纖腰呵！這樣的纖腰，是造化用了

特別的佈置，十年裏頭只能造出一個來的。纖細，磋磨出來似的，熱烈而輕柔，好像一個嬰兒的呼吸！我真不能自制了，就用我的臂膊緊緊的抱住她……我們的嘴唇就合成一個緊密的，長久的接吻……我憑着全世界的女性對你們起誓，這接吻，我是到死也不會忘記的。」

大佐住了口，喝過半杯水，用了有些含糊的聲音說下去道——

「第二天的早晨，我從窗口望出去，却看見風雪愈加厲害了……完全不能走。我只好整天的坐在經理那里，喝酒，打牌。一到夜，我就又睡在那空蕩蕩的屋子裏，到半夜，就又摟着那熟識的纖腰……真的呢，我的小姐們，如果沒有這愛，我那時也許真會無聊得送命，或者喝到醉死了的哩。」

大佐嘆一口氣，站起身來，默默的在屋子裏面走。

「那麼……後來呢？」一位小姐屏息的等候着，一面問。

「全沒有什麼，第二天，我們就走路了。」

『但是……那女人是誰呢？』小姐們忸怩的問道。

『這是一猜就知道的，那是誰！』

『不，猜不到呀！』

『那就是我自己的老婆！』

三位小姐都像給蛇咬了似的，跳了起來。

『這究竟是……怎麼的呀？』她們問。

『呵呀，天哪，那有什麼難懂呢？』大佐聳一聳肩膀，煩厭似的回問道。『我自己想，是已經講得很清楚的了！我是帶了自己的女人往先威里加村去的……他在間壁的空房子裏過夜……這不是很明白的麼！』

『哼……』小姐們失望的垂下了臂膊，嘖嘖道。『這故事，開頭是很好，收場可是只有天曉得……您的太太……請您不要見氣，這故事簡直是無聊的……也一點不漂亮。』

「奇怪！你們要這不是我自己的女人，却是一個別的誰麼！唉唉，我的小姐們，你們現在就在這麼想，一結了婚，不知道會得怎麼說呢？」

年青的小姐們狼狽，沉默了。她們都顯出不滿意的態度，皺着眉頭，大聲的打起呵欠來……晚餐桌上她們也不吃東西，只用麵包搓着丸子，也不開口。

「哼，這簡直是……毫無意思！」一個忍不住了，說。「如果這故事是這樣的收場，您何必講給我們來聽呢？這一點也不好……這簡直是出于意外的！」

「開頭講得那麼有趣，却一下子收了梢……」別一個接着道。「這不過是侮弄人，再沒有什麼別的了。」

「哪，哪，……我是開開玩笑的……」大佐說。「請你們不要生氣，我的小姐們，我是講講笑話的。那其實並不是我自己的女人，却是那經理的……」

「是嗎！」

小姐們一下子都開心，眼睛也發了光……她們挨近大佐去，不斷的給他添

酒，提出質問來。無聊消失了，晚餐也消失了，因為小姐們忽然胃口很好的大嚼起來了。

（一八八六年作）

## 波斯勳章

位在烏拉爾山脈的這一面的二個市裏，傳播着一種風聞，說是這幾天有波斯的貴人拉哈·海蘭住在扶桑旅館裏了。這風聞，並沒有引起市民的什麼印象，不過是：一個波斯人來了，甚麼事呀？只有市長斯台班·伊凡諾維支·古斤一個，一從衙門裏的秘書聽到那東方人的到來，就想來想去，並且探問道：

「他要上那兒去呢？」

「那我想，大約是巴黎或者倫敦罷。」

「唔！……那麼，一個關係？」

「鬼知道。」

市長從衙門回家，用過中膳之後，他又想來想去了，而且這回是一直想到晚。這高貴的波斯人的入境，很打動了他的野心。他相信，這拉哈·海蘭是運命送到他這里來的，實現他渴求夢想的希望，正到了極好的時機了。古斤已經有兩個徽章，一個斯坦尼斯拉夫三等勳章，（註一）一個紅十字徽章和一個「水險救濟會」的會員章；此外他還自己做了一個錶鍊的掛件，是用六絃琴和金色鎗枝交叉起來的，從他制服的釦子洞裏拖了出來，遠遠的望去，就見得不平常，很像光榮的記號。如果誰有了勳章和徽章，越有，就越想多，那是一定的，——市長久已想得一個波斯的「太陽和獅子」勳章的了，他想得發癡，發瘋。他知道得很明瞭，要弄這勳章到手，用不着戰爭，用不着向養老院捐款，也用不着去做議員，只要有一個好機會就夠。現在這機會好像來到了。

（註一）這種勳章，只有三等，所以僅僅是起碼的東西——譯者。



第二天正午，他掛上了所有的徽章，勳章，以及鍊鍊之類，到扶桑旅館去。他的運氣也真好，當他跨進波斯貴人的房間裏面的時候，貴人恰只一個人，而且正閒着。拉哈·海蘭是一個高大的亞洲人，翠鳥似的長鼻子，凸出的大眼睛，頭頂土耳其帽。坐在地板上，在翻他的旅行箱。

「請您寬恕我的打攪，」古斤帶着微笑，開始說：「有紹介自己的光榮：世襲有名譽的市民；各種勳章的爵士，斯台班·伊凡諾維支·古斤，木市市長。認您個人爲所謂親善的鄰邦的代表者，我覺得這是我的義務。」

那波斯人轉過臉來，說了幾句什麼很壞的法國話，那聲音就像木頭敲着木頭上樣。

「波斯的國界，」古斤仍說他準備好了的歡迎詞，「和我們的廣大的祖國的國界，是接觸的極其密切的，就因爲這彼此的交感，使我要稱您爲我們的同胞。」

高貴的波斯人站起來了，又說了一點什麼敲木頭似的話。

是什麼外國話也沒有學過的，只好搖搖頭，表示他聽不懂。

——我該怎麼和他說呢？——他自己想，——叫一個翻譯員來，那就好了，但這是麻煩的事情，別人面前不好說。翻譯員會到全市裏去嚷嚷的。——

古斤是把日報上見過的所有外國字，都搬了出來。

『我是市長……』他吃吃的說：『這就是Lord-Maire(市長)……Municipale(市的)……Wui(怎樣?)Komprene(懂麼?)』

他想用言語和手勢來表明他社會的地位，但不知道要怎麼辦才好。掛在牆上的題着『威尼斯市』的一幅畫，却來救了他了。他用指頭點點那市街，又點點自己的頭，以為這麼一來，就表出了『我是市長』這一句。波斯人一點也不懂，但也微笑着說道：

“Bon(好) monsieur…… bon……”

過了半點鐘，市長就輕輕的敲着波斯人的膝懷和肩頭，說道：

“Komprenez? Wui? 做 Lord-Maire 和 Municipale……我請您去 Promenade (散步) | P……Komprenez? Promenade……”

古斤又向着威尼斯的風景，並且用兩個手指裝出走路的腳的模樣來。拉哈和海茵是在注視他那些徽章的，大約分明悟到他是本市的最重要人物了。並且懂得“Promenade”的意思，便很有些空氣。兩個人就都穿上外套，走出了房間。到得下面的通到扶桑飯館的門口的時候，古斤自己想，請這波斯人吃一餐，倒也很不壞。他站住腳，指着食桌，說道：

『照俄國的習慣，這是不妨事的……我想……Puce (肉餅，) entrecote 炸排骨……Champagne (香檳酒) 之類……Komprenez?』

高貴的客人懂得了，不多久，兩人就坐在飯館的最上等房間裏，喝着香檳，吃起來。

「我們爲波斯的興隆來喝一杯！」古斤說：「我們俄國人是愛波斯人的。我們的信仰不同，然而共通的利害，彼此的共鳴……進步……亞洲的市場……所謂平和的前進……」

高貴的波斯人吃得很利害。他用叉刺着燻魚，點點頭，說：

「好！Bien（好！）」

「這中您的意？」古斤高興的問道。「Bien嗎？那好極了！」於是轉向侍者，說道：「路加，給你的大人送兩尾燻魚到房間去，要頂好的！」

市長和波斯的貴人於是驅車到動物園去遊覽。市民們看見他們的斯台班·伊凡諾維支怎樣地香檳酒喝得通紅，快活地，而且很滿足地帶着波斯人看市裏的大街，看市場，還指點名勝給他看；他又領他上了望火臺。

市民們又看見他怎樣地在一個雕着獅子的石門前面站住，向波斯人先指指獅子，再指指天上的太陽，又輕輕的拍幾下自己的前胸，于是又指獅子，又指太

陽，這時波斯人便點頭答應了，微笑着露出他雪白的牙齒。這晚上，他們倆坐在倫敦旅館裏，聽一個閨秀的彈琴，但夜裏怎麼樣呢，可是不知道。

第二天早上，市長就上衙門來，屬員們似乎已經有些曉得了；祕書走近他去，帶着嘲弄的微笑，對他說道：

「波斯人是有這樣的風俗的：如果有一個高貴的客人到您這裏來，您就應該親自動手，爲他宰一隻剛過的羊。」

過了一會，有人給他一封信，是從郵政局寄來的。古斤拆開封套，看見裏面是一張漫畫。畫着拉哈。海蘭，市長却跪在他面前，高高的伸着兩隻手，說道：

爲了尊重俄羅斯和波斯的。

彼此親善的表記，

大使呀，我甘心願意

宰掉自己當作關羊，

僅僅原諒罷：我只是一匹驢子！

市長在心裏覺得不舒服，然而也並不久。一到正午，他就又在高貴的波斯人那裏了，又請他上飯館，請給他看市裏的名勝。又領他到獅子門前，又指指獅子，指指太陽，並且指指自己的胸口，他們在扶桑旅館吃夜飯，吃完之後，就嘖嘖腳着雪茄，顯着通紅的發亮的臉，又上望火臺。大約是市長想請客人看一齣希奇的把戲罷，便從上面向着在下面走來走去的值班人，大聲叫喊道：

「打呀，鑿鐘！」

然而鑿鐘並沒有效，因為這時候，全部的救火隊員都正在洗着蒸汽浴。

他們在倫敦旅館吃夜飯，波斯人也就動身了。告別之際，斯台班·伊凡諾維支照俄國風俗，和他接吻三回，還淌了幾滴眼淚。列車一動，他叫道：

「請您替我們問波斯好。請您告訴他們，我們是愛波斯的！」

一年另四個月過去了。正值零下三十五度的嚴寒時節，刮着透骨的風。斯台

班·伊凡諾維支却敞開了皮外套的前胸，在大街上走，並且很懊惱，是爲了沒有人和他遇見，看見他那太陽和獅子的勳章。他敞開着外套，一直走到晚，完全凍壞了；夜裏却只是翻來覆去，總是睡不着。

他氣悶，肚裏好像火燒，他的心跳個不住：現在是在想得塞爾比亞的泰可服勳章了。他想得很急切，很苦惱。

（一八八七年作）

— 24 —

## 暴躁人

我是一個一本正經的人，我的精神，有着哲學的傾向。說到職業，我是財政學家，研究着理財法，正在寫一節關於「蓄犬稅之過去與未來」的題目的論文。所有什麼少女呀，詩歌呀，月兒呀，以及別的無聊東西，那當然是和我並無關係的。

早上十點鐘。我的媽媽給我一杯咖啡。我一喝完，就到露臺上面去，爲的是立刻做我的論文。我拿過一張白紙來，把筆浸在墨水瓶裏，先寫題目：「蓄犬稅之過去與未來。」我想了一想，寫道：「史的概觀」。據見于海羅陀都斯與克什諾芬（註一）。之二三之暗示，則蓄犬稅之起源……」

但在這瞬息間，忽然聽到了很可厭的脚步聲。我從我的露臺上望下去，就看見一個長臉盤，長腰身的少女。她的名字，我想，是那覃加或是瓦連加；但這與我不相干。她在尋東西，裝作沒有見我的樣子，自己哼着：

「你可還想起那滿是熱情的一曲……」

我覆着自己的文章，想做下去了，但那少女却顯出好像忽然看見了我的樣子，用悲哀的聲音，說道：

「晨安，尼古拉·安特維來支！您看，這多麼倒運！昨天我在這里散步，把手鐲上的掛件遺失了。」

我再看一回我的論文，改正了錯誤的筆畫，想做下去了，然而那少女不放

---

(註) Herodotus (484-403 B.C.)，希臘史家，世稱「歷史之父。」 Xenophon (435

-354 B.C.)，希臘史家，哲學家，也是將軍——譯者。

鬆。

「尼古拉·安特來維支，」她說：「謝謝您，請您送我回家去。凱來林家有一隻大狗，我一個人不敢走過去呀。」

沒有法子。我放下筆，走了下去。那覃加或是瓦連加便纏住了我的臂膊，我們就向她的別墅走去了。

我一碰上和一位太太或是一位小姐挽着臂膊，一同走路的義務，不知道爲什麼緣故，我總覺得好像是一個子，掛上了一件沉重的皮衣；然而那覃加或是瓦連加呢，我們私下說罷罷，却有着情熱的天性（她的祖父是亞美尼亞人，）她有一種本領，是把她全身的重量，都掛在我的臂膊上，而且緊貼着我的半身，像水蛭一樣。我們這樣的走着……當我們走過凱來林家的別墅旁邊時，我看見一條大狗，這使我記起蓄犬稅來了。我出神的掛念着我那開了手的工作，歎一口氣。

「您爲什麼歎氣，」那覃加或是瓦連加問我道，于是她自己也歎一口氣。

我在這裏應該夾敘幾句。那覃加或是瓦連加（現在我記得了，她叫瑪先加）不知從那里想出來的，以爲我在愛她，爲了人類愛的義務，就總是萬分同情的注視我，而且要用說話來醫治我心裏的傷。

「您聽呀，」她站住了，說：「我知道您爲什麼歎氣的。您在戀愛，是罷！但我憑了我們的友情，要告訴您，您所愛的姑娘，是很尊敬您的！不過她不能用了相同的感情，來報答你的愛，但是，如果她的心是早屬於別人的了，這那里能說是她的錯處呢？」

瑪先加鼻子發紅，脹大了，眼睛裏滿含了眼淚；她好像是在等我的回答，但幸而我們已經到了目的地……簷下坐着瑪先加的媽媽，是一個好太太，但滿抱着成見；她一看見她女兒的亢奮的臉，就注視我許多工夫，並且歎一口氣，彷彿是在說：「唉唉，這年青人總是遮掩不住的！」除她之外，簷下還坐着許多年青的

五顏六色的姑娘，她們之間，還有我的避暑的鄰居，在最近的戰爭時，左顛顛和右臀部都負了傷的退伍軍官在裏面。這不幸者也如我一樣，要把一夏天的時光獻給文學的工作。他在寫軍官回憶記。他也如我一樣，是每天早晨，來做他那貴重的工作，但他剛寫了一句：「余生于×××年，」他的露臺下面便有一個什麼瓦邊加或是瑪先加出現，把這可憐人查封了。

所有的人，凡是坐在簷下的，都拿着鋏子，在清理什麼無聊的，要煮果醬的漿果。我打過招呼，要走了。但那些五顏六色的年青姑娘們却嚷着拿走了我的帽子和手杖，要求我停下來。我只好坐下。她們就遞給我一盤漿果和一枝髮針。我也動手來清理。

五顏六色的年青姑娘們在議論男人們。這一個溫和，那一個漂亮，然而不得人意，第三個討厭，第四個也不壞，如果他的鼻子不像指頭套，云云，云云。

「至于您呢，Monsieur (註二)尼古拉，」瑪先加的媽媽轉過臉來，對我

說，「是不算漂亮的，然而得人意……您的臉上有一點……況且，」她歎息。

「男人最要緊的並不是美，倒是精神。」

年青的姑娘們却歎息着，順下眼睛去。她們也贊成了，男人最要緊的並不是美，倒是精神。我向鏡子一瞥，看看我有怎樣的得人意。我看見一個蓬蓬鬆鬆的頭，蓬蓬鬆鬆的鬚鬚和唇鬚，眉毛，而龐上的毛，眼睛下面的毛，是一個樹林，從中突出着我那強固的鼻子，像一座塔。漂亮，人也只好這麼說了！

「所以您是用精神方面，賽過了別樣的，尼古拉，」瑪先加的媽媽歎息着說，好像他在使自己藏在心裏的思想，更加有力量。

瑪先加在和我一同苦惱着，但對面坐着一個愛矚的人的意識，似乎立刻給了

〔註〕法國話，如中國現在之稱「先生」；那時俄國的上流社會，說法國

話是算時髦的——譯者。

她很大的歡樂了。年青的姑娘們談完了男人，就論起戀愛來。這議論繼續了許多工夫之後，一個姑娘站起身，走掉了。留下的就又趕緊來批評她。大家都以為她胡塗，難對付，很討厭，而且她的一塊肩胛骨，位置又是不正的。

謝謝上帝，現在可是我的媽媽差了使女來叫我吃飯了。現在我可以離開這不舒服的聚會，回去再做我的論文了。我站起來。鞠了一個躬。瑪先加的媽媽，瑪先加自己，以及所有五顏六色的年青姑娘們，便把我包圍，並且說我並無回家的權利，因為我昨天曾經對她們有過金諾，答應和她們一同吃中飯。吃了之後，就到樹林裏去找菌子的。我鞠一個躬，又坐下去：我的心裏沸騰着憎惡，並且覺得我已經很難忍耐，立刻就要爆發起來了，然而我的禮貌和生怕搗亂的憂慮，又牽制我去順從婦女們。我于是順從着。

我們就了食桌。那顛覆部受了傷的軍官，下巴給傷牽扯了，吃飯的模樣，就像嘴裏啣着馬嚼子。我用麵包搓丸子，記掛着蓄犬稅，而且想到自己的暴躁的性

子，竭力不開口。瑪先加萬分同情的看着我。搬上來的是冷的酸模湯，青豆牛舌，燒鷄子和糖煮水果。我不想吃，但爲了禮貌也吃着。我獨自站在簷下吸煙的時候，瑪先加的媽媽跑來了，握了我的手，氣吁吁的說道：

「但是你不要絕望，尼古拉，……她是這樣的一個容易感觸的性子呀……這樣的一個性子！」

我們到樹林裏去找菌子……瑪先加掛在我的臂膊上，而且緊緊的吸住了我一邊的身體。我真苦得要命了，但是忍耐着。

我們走到了樹林。

「您聽呀，Monsieur 尼古拉，」瑪先加歎息着開口了：「您爲什麼這樣傷心的？您爲什麼不說話的？」

真是一個奇特的姑娘：我和她有什麼可談呢？我們有什麼投契之處呢？

「請您講一點什麼罷……」她要求說。

我竭力要想出一點她立刻就懂，極平常的事情來。想了一會之後，我說道：

「砍完森林，是給俄國很大的損害的……」

「尼古拉！」瑪先加歎着，她的鼻子紅起來了。「尼古拉，我看您是在迴避明說的……您想用沉默來懲罰我……您的感情得不到回音，您就孤另另的連苦痛也不說……這是可怕的呀。尼古拉！」她大聲的說，突然抓住了我的手，我還看見她的鼻子又在發脹了。「如果您所愛的姑娘，對您提出永久的友誼來，您怎麼說呢？」

我停了一點不得要領的話，因為我實在不知道，我有什麼和她可說的……請您知道：第一是我在這世界上什麼姑娘也不愛；第二，我要這永久的友誼有什麼用呢？第三是我是很暴躁的。瑪先加或是瓦連加用兩手掩着臉，像對自己似的，低低的說道：

「他不說……他明明是要求我做犧牲……但如果我還是永久的愛着別一個，

那可是不能愛他的呀！況且……讓我想一想罷……好，我來想一想罷……我聚集了我的靈魂的所有力，也許用了我的幸福的代價，將這人從他的苦惱裏超度出來罷！」

我不懂。這對於我，是一種凱巴拉。(註三)我們再走開去，採集着菌子。我們沉默得很久。瑪先加的臉上，顯出內心的戰鬥來。我聽到狗叫：這使我記得了我的論文，我于是大聲歎息了。我在樹幹之間看見了負傷的軍官。這極頂可憐的人很苦楚地左右都蹙着腳：左有他負傷的臀部，右邊是掛着六個五顏六色的年青的姑娘。他的臉上，表現着對於命運的屈服。

從樹林回到別墅裏，就喝茶。後來我們還玩克羅開忒，(註四)聽五顏六色的

(註三) Kabbala 希伯來的神祕哲學——譯者。

(註四) Krocket 是一種室外遊戲——譯者。

年青姑娘們中之一唱曲子：「不呀，你不愛我，不呀，不呀！」唱到「不呀」這一句，她把嘴巴歪到耳朵邊。

“Charmaniti”（註五）其餘的姑娘們呻吟道。“Charmaniti”

黃昏了。叢樹後面出現了討厭的月亮。空氣很平靜，新割的乾草發出不舒服的氣味來。我拿起自己的帽子，要走了。

「我和您說句話，」瑪先加大有深意似的，悄悄地說。「您不要走。」

我覺得有點不妙。但爲了禮貌。我留着。瑪先加拉了我的臂膊，領我沿着列樹路走。現在是她全身都現出戰鬥來了。她顏色蒼白，呼吸艱難，簡直有扭下我的右臂來的形勢。她究竟是怎麼的？

「您聽罷……，」她低聲說。「不行，我不能……不行……」

（註五）法國語，韻詞——譯者。

她還要說些話，然而決不下。但我從她的臉上看出，她可是決定了。她以發光的眼睛和發脹的鼻子，突然抓住了我的手，很快的說道：

「尼古拉，我是你的！我不能愛你，但我約給你忠實！」

她于是貼在我的胸膛上，又忽然跳開去了。

「有人來了……」她低聲說，「再見……明早十一點，我在花園的亭子裏……再見！」

她消失了。我莫明其妙，心跳着回家。「蓄犬稅之過去與未來」在等候我，然而我已經不能工作了。我狂暴了。也可以說，我簡直可怕了。豈有此理，將我當作乳臭小兒看待，我是忍不住的！我是暴躁的，和我開玩笑，是危險的！使女走進來，叫我晚餐的時候，我大喝道：「滾出去！」我的暴躁的性子，是不會給人大大好處的。

第二天的早晨。這真是一個避暑天氣，氣溫在零度下，透骨的寒風，雨，飄

泥和樟腦丸氣味，我的媽媽從提包裹取出她那冬天外套來了。是一個惡鬼的早晨。就是一八八七年八月七日，有名的日蝕出現的時候。我還應該說明，當日蝕時，我們無論誰，即使並非天文學家，也能夠弄出大益處來的。誰都能做的是：一、測定太陽和月亮的直徑；二、描畫日冠；三、測定溫度；四、觀察日蝕時的動物和植物；五、寫下本身的感覺來，等等。這都是很重要的事，使我也決計推開了『蓄大稅之過去與未來』，來觀察日蝕了。我們大家都起得很早。所有目前的工作，我是怎樣分配的：我測量太陽和月亮的直徑，負傷軍官畫日冠，瑪先加和五顏六色的年青姑娘們，就擔任了其餘的一切。現在是大家聚起來，等候着了。

『日蝕是怎麼起來的呢？』瑪先加問我說。

我回答道：『如果月亮走過黃道的平面上，到了連結太陽和月亮的中心點的線上的時候，那麼，日蝕就成立了。』

『什麼是黃道呢？』

我把這對她說明。瑪先加注意的聽着；於是發問道：

「用一塊磨毛了的玻璃，可以看見那連結着太陽和月亮的中心點的線麼？」  
我回答她，這是想像上的線。

「如果這單是想像，」瑪先加驚奇了，「那麼，月亮怎麼能找到牠的位置呢？」

我不給她回答。我覺得這天真爛漫的質問，真使我心驚膽戰了。

「這都是胡說，」瑪先加的媽媽說。「後來怎樣，人是不能夠知道的，您也沒有上過天；您怎麼想知道太陽和月亮出了什麼事呢？空想罷了！」

然而一塊黑斑，跑到太陽上面來了。到處的混亂。母牛，綿羊和馬，就翹起了尾巴，怕得大叫着，在平野上奔跑。狗吠起來。臭虫以為夜已經開頭了，就從牠的隙縫裏爬出，來咬還在睡覺的人。恰恰運着王瓜回去的助祭，就跳下車子，躲到橋下，他的馬却把車子拉進了別人的院子裏。王瓜都給豬吃去了。一個稅務

官員，是不在家裏，却在避暑女客那里過夜的，只穿一件小衫，從房子裏跳出，奔進羣衆裏面去，還放聲大叫道：「逃命呀！你們！」

許多避暑的女人們，年青的和漂亮的，給喧鬧驚醒，就靴也不穿，闖到街上來。還有許多別的事，我簡直怕敢重述了。

「唉唉，多麼可怕！」五顏六色的年青姑娘們呼號道。「唉唉，多麼可怕！」

『(Mesdames) (註六) 觀測罷！』我叫她們。「時間是要緊的呀！」

我自己連忙測量直徑……我記得起日冠來，就用眼睛去尋那負傷的軍官。他站着，什麼也不做。

『您怎麼了？』我大聲說。「日冠呢？」

(註六) 法國話，在這裡大約只好譯作「小姐們」了——譯者。

他聳一聳肩膀，用無可奈何的眼光，示給我他的臂膊。原來這極頂可憐人的兩條臂膊上，都掛着一個年青姑娘，因為怕極了，緊貼着他，不放他做事。我拿一枝鉛筆，記下每秒的時間來。這是重要的。我又記下觀測點的地理上的形勢。這也是重要的。現在我要決定直徑了，但瑪先加却捏着了我的手，說道：

「您不要忘記呀，今天十一點！」

我抽出我的手來，想利用每一秒時，繼續我的觀測，然而瑪先加發着抖，跪在臂膊上了。還緊挨着我半邊的身子。鉛筆，玻璃，圖，——全都滾到草裏去了。豈有此理！我是暴躁的，我一惱怒，自己也保不定會怎樣，這姑娘可真的終手要明白了。

我還想接着做下去，但日蝕却已經完結了。

「您看着我呀！」她嬌柔地低聲說。

阿，這已經是愚弄的極頂了！人應該知道，和男子的忍耐來開這樣的玩笑，

是只會得到壞結果的。如果出了什麼可怕的事情，可不要來責難我！我不許你來愚弄我，真真豈有此理，如果我惱怒起來，誰也不要來勸我，誰也不要走近我罷！我是什麼都幹得出來的！

年青的姑娘們中的一個，大概是從我的臉上，看出我要惱怒來了，分明是爲了寬慰我的目的，便說道：

「尼古拉·安特來維支，我辦妥了你的囑託了。我觀察了哺乳動物。我看見日蝕之前，一匹灰色狗在追貓，後來搖了許多工夫尾巴。」

就這樣子，從日蝕是一無所得。我回了家。天在下雨，我不到露臺上去做事。但負傷軍官却敢于跑出他的露臺去，並且還寫「余生于XXXX年；」後來我從筒子裏一望，是一個年青姑娘把他拖往別墅裏去了。我不能寫文章，因爲我還在那惱怒，而且心跳。我沒有到園亭去。這是有失禮貌的，但天在下雨，我也真的不能去。正午，我收到馮先加的一封信；信裏是譴責，請求，要我到園亭去，

而且寫起「你」來了。一點鐘我收到第二封信，兩點鐘第三封……我只得去。但臨走之前，我應該想一想，我和她說些什麼呢。我要做得像一個正人君子。第一，我要對她說，她以為我在愛她，是毫無根據的。這樣的話，原不是對閨秀說的。對一個閨秀說：「我不愛您，就恰如對一個作家說：『您不懂得寫東西。』」我還不如對瑪先加講講我的結婚觀罷。我穿好冬天外套，拿了雨傘，走向亭園去。我知道自己的暴躁的性子，就怕話說得太多。我要努力自制才好。

我等在園亭裏。瑪先加臉色青白，哭腫着眼睛。她一看見我，就歡喜得叫起來了，抱住我的頸子，說道：

「到底！你在和我的忍耐力開玩笑罷。聽罷，我整夜沒有睡着……總是想。我覺得，我和你，如果我和你更加熟識起來……那是會愛的……」

我坐下，開始對她來講我的結婚觀了，爲了不要太散漫，而且講得簡潔，我就用一點史的概觀開頭。我說過了印度人和埃及人的結婚，於是講到近代……也說

明丁叔本華(註七)的思想之一二。瑪先加是很留心的聽着的，但忽然和各種邏輯不對勁。知道必須打斷我了。

「尼古拉，和我接吻呀！」她對我說。

我很狼狽，也不知道應該和她怎麼說。她却總是反覆着她的要求。沒有法子，我站起來，把我的嘴唇碰在她的長臉上，這感覺，和我還是孩子時候，在這倖式逼我去吻死掉的祖母的感覺，是一樣的。然而瑪先加還不滿于這接吻，倒是跳了起來，拚命的擁抱了我。在這瞬息中，園亭門口就出現了瑪先加的媽媽。她顯着吃驚的臉，對誰說了一聲「噓！」就像運送時候的梅菲斯安沛來斯(註八)似

(註七) Arthur Schopenhauer (1788-1860)，德國的厭世的哲學者，也極

憎惡女人——譯者。

(註八) 'Mephistopheles' 就是「浮士德」裏的天魔，把浮士德送到獄中的

愛人面前，就消失了。這里大約只取了送入牢獄的意思——譯者。

的消失了。

我失措地，恨恨地回家去。家裏却遇見了瑪先加的媽媽，她含了淚，擁抱着我的媽媽。我的媽媽正在流着眼淚說：

「我自己也正希望着呢！」

于是——您們以為怎樣？……瑪先加的媽媽就走到我這里來，擁抱了我，說道：

「上帝祝福你們！要好好地愛她……不要忘記，她是給你做了犧牲的……」  
現在是我就要結婚了。當我寫着這些的時候，儼相就站在我面前，催我要趕快。這些人真也不明白我的性子，我是暴躁的，連自己也保不定！豈有此理，後來怎樣，你們看着就是！把一個暴躁的人拖到結婚禮壇去，據我看來，是就像把手伸進猛虎的押裏去一樣的。我們看着罷，我們看着罷，後來怎麼樣！

這樣子，我是結了婚了。大家都慶賀我，瑪先加就總是纏着我，並且說道：

「你要明白，你現在是我的了！說呀！你愛我！說呀！」

於是她的鼻子就脹大了起來。

我從偵相那里，知道了那負傷的軍官，用非常穩當的方法，從赤繩裏逃出了。他把一張醫生的診斷書給一個五顏六色的年青姑娘看，上面寫着他因為顛顛部的傷，精神有些異常，在法律上是不許結婚的。真想得到！我也能夠拿出這樣的東西來的。我的一個叔伯是酒徒，還有一個叔伯是出奇的胡塗（有一回，他當作自己的帽子，錯戴了女人的頭巾，）一個姑母是風琴瘋子，一遇見男人們，便對他們伸出舌頭來。再加以我的非常暴躁的性子——就是極為可疑的症候。但這好想頭為什麼來得這樣遲呢？唉唉，為什麼呢？

（一八八七年作）



## 陰謀

一、選舉協會代表。

二、討論十月二日事件。

三、正會員M。N。望。勃隆醫師的提議。

四、協會目前的事業。

十月二日事件的張本人醫師夏列斯安夫，正在準備着赴會。他站在鏡子前面已經好久了，竭力要給自己的臉上現出疲倦的模樣來。如果他顯着興奮的，緊張的，紅紅的或是蒼白的臉相去赴會罷，他的敵人是要當作他對於他們的陰謀，給與了重大的意義的，然而，假使他的臉是冷淡，不動聲色，像要睡覺，恰如一個

站在衆愚之上，倦于生活的人呢，那麼，那些敵人一看見，就會肅然起敬，而且心裏想道：

他硬抬着不屈的頭，

高於勝利者拿破崙的紀念碑！

他要像一個對於自己的敵人和他們的惡聲並不介意的人一樣，比大家更遲的到會。他要沒有聲響的走進會場去，用懶懶的手勢摸一下頭髮，對誰也不看；坐在桌子的末一頭。他要採取那苦于無聊的旁聽者的態度，悄悄的打一個呵欠，從桌上拉過一張日報，看起來……大家是說話，爭論，激昂，彼此叫着守秩序，然而他卻一聲也不响，在看報。但終于時常提出他的名字來，火燒似的問題到了白熱了，他才向同僚們抬起他那懶懶的疲倦的眼睛，很不願意似的開口道：

「大家硬要我說話……我完全沒有準備，諸君，所以我的話如果有些不同，那是要請大家原諒的。我要p.p.o.o.o.（從最初）開頭……在第一次的會議

上，幾位可敬的同事已經發表，說我在會同診斷的時候，很有些不合他們尊意的態度，要求我來說明。我是以為說明是多事，對於我的非難也是不對的，就請將我從協會除名，退席了。但現在，對於我又提出新的一串責備來了。不幸得很，看來我也只好來說明一下子。那是這樣的。」

于是他就隨隨便便的玩着鉛筆或錶鍊，說了起來。會同診斷的時候，他發出大聲，以及不管別人在旁，打斷同事的說話，是真的；有一回會同診斷時，他在醫師們和病人的親屬面前，問那病人道：「那一個胡塗虫給您開了鴉片的呀？」這也是真的。幾乎沒有一回會同診斷不開一點事……然而，什麼緣故呢？這簡直得很。就是每一回會診，同事們的智識程度之低，不得不使他夏列斯妥夫驚異。本市有醫師三十二人，但其中的大部分，卻比一年級的大學生和道得還要少。例子是不必勞費博引的。Nominis sunt（舉出姓名來，）自然，odiosa（要避免，）但在這會場裏，都是同行，省得以為妄談，他卻也可以說出名姓來的。大家都知道

道，例如可敬的同事望、勃隆先生，他用探針把官太太綏路息基娜的食道戳通了……

這時候，同事望·勃隆就要發跳，在頭上拍着兩手，大叫起來：

「同事先生，這是您戳通的呀，不是我！是您！我來證明！」

夏列斯妥夫卻置之不理，繼續的說道：

「這也是大家知道的，可敬的同事希拉把女優綏米拉米提娜的游走腎誤診爲膿瘍，行了試行刺穿，立刻成爲 *exiis letalis*（死症）了。還有可敬的同事培斯忒倫珂，原是應該拔掉左足大趾的爪甲的，他卻拔掉右足的好好的爪甲。還有不能不報告的一件事，是可敬的同事台爾哈良支先生，非常熱心的開通了士兵伊凡諾夫的歐斯答幾氏管，至于弄破了病人的兩面鼓膜。趁這機會我還要報告一下，也是這位同事，因爲給一個病人拔牙，使她的下顎骨脫了臼，一直到她答應願出五個盧布醫費了，這才替他安上去。可敬的同事古理金和藥劑師格倫美爾的

婦女結了婚，和他是通着氣脈的。這也誰都知道，我們本會的祕書，少年的同事斯可羅派理台勒尼，和我們可敬的會長古斯泰夫·古斯泰服維支·普萊息台勒先生的太太有關係……從智識程度之低的問題，我竟攻擊到道德上去了。這更其好。倫理，是我們的傷口，諸君，爲了免得以爲妄談，我要對你們舉出我們的可敬的同事普蘇耳珂夫來，他在大佐夫人德來錫金斯凱耶命名日慶祝的席上，竟在說，和我們的可敬的會長夫人有關係的，並非可羅派理台勒尼，倒是我！敢于這麼說的普蘇耳珂夫先生，前年我卻親見他和我們的可敬的同事思諾比支的太太在一起！此外，思諾比支醫師……都說凡有閨秀們請他去醫治，就不十分妥當的醫生，是誰呀？——思諾比支！爲了帶來的嫁資，和商人的女兒結婚的是誰呀？——思諾比支！然而我們的可敬的會長怎麼樣呢，他暗暗的用着類似療法，還做奸細，拿普魯士的錢。一羈普魯士的奸細——這已經確是ultima ratio（惟一的結論）了！」

凡有醫師們，倘要顯出自己的聰明和是幹練的雄辯家來，就總是用這兩句臘丁話：“*nocturna sunt odiosa*,”和“*ultima ratio*,”夏列斯妥夫卻不只臘丁話，也用法國和德國的，愛說什麼就說什麼！他要暴露大家的罪過，撕掉一切陰謀家的假面；會長搖鈴搖得乏力了，可敬的同事們從座位上跳起來，搖着手……摩西教派的同事們是聚作一團，在嚷叫。

然而夏列斯妥夫卻對誰也不看。仍然說：

「但我們的協會又怎麼樣呢，如果還是現在的組織和現在的秩序，那不消說，是就要完結的。所有的事，都靠着陰謀。陰謀，陰謀，第三個陰謀！成了這魔鬼的大陰謀的一個犧牲的我，這樣的說明一下，我以爲是我的義務：」

他就說下去，他的一派就喝采，勝利的拍手。在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喧囂和轟動裏。開始選舉會長了，望·勃隆公司拚命的給普來息台勤出力，然而公衆和明白的醫師們却加以阻撓，並且叫喊道：

「打倒普萊息台勒！我們要夏列斯妥夫！夏列斯妥夫！」

夏列斯妥夫承認了當選。但有一個條件，是普萊息台勒和望，勃隆爲了十月二日的事件，得向他謝罪。又起了震聾耳聾的喧囂，摩西教派的可敬的同事們又聚作一堆，在嚷叫……普萊息台勒和望，勃隆憤慨了，終於辭去了做這協會的會員。那更好！

夏列斯妥夫是會長了。首先第一著，是打掃這穢墟。思諾比支應該出去！台爾哈良支應該出去！摩西教派的可敬的同事們應該出去！和他自己的一派，要弄到一到正月，就再不剩一點陰謀。他先使刷新了協會裏的外來病人診治所的牆壁，還掛起一塊『嚴禁吸煙』的牌示來；于是把男女的救護醫員都趕走，藥品是不要格倫美爾的了。去取赫拉士舍別支基的，醫師們還提議倘不經過他的鑑定，就不得施行手術，等等。但最關緊要的，是他名片上印着這樣的銜頭：「N 醫師協會會長。」

夏列斯妥夫站在家裏的鏡子前面，在做這樣的夢。時鐘打了七下，他也記起他應該赴會了。他從好夢裏醒轉，趕緊要使他的臉顯出疲倦的表情來。但臉却不願意依從他，只成了一種酸酸的鈍鈍的表情，像受凍的小狗兒一樣。他想臉再分明些，然而又見得長了起來，模糊下去，似乎已經不像狗，卻彷彿一隻鵝了。牠順下眼皮，細一細眼睛，鼓一鼓面頰，皺一皺前額，不過都沒有救：現出來的全不是他所希望的样子。太約這臉的天然的特色就是這一種，奈何牠不得的。前額是低的，兩隻小眼睛好像狡猾的女商人，輪來輪去，下巴向前凸出，又蠢又獸，那面龐和頭髮呢，就和一分鐘前，給人家在彈子房裏推了出來的「可敬的同事」一摸一樣。

夏列斯妥夫看了自己的臉，氣忿了，覺得這臉對他也在弄陰謀。他走到前廳準備出去，又覺得連那些皮外套，橡皮套靴和帽子，也對他在弄着陰謀似的。

「車夫，診治所去！」他叫道。

他肯給二十個戈貝克，但陰謀團的車夫們，卻要二十五個戈貝克……他坐在車上，走了，然而冷風吹他的臉，溼雪來迷他的眼，可憐的馬在拉不動似的慢慢的一拐一拐的走。一切都同盟了，在弄着陰謀……陰謀，陰謀，第三個陰謀！

（一八八七年作）



## 譯者後記

契訶夫的這一季小說，是去年冬天，爲了譯文開手翻譯的，次序並不照原譯本的先後。是年十二月，在第一卷第四期上，登載了三篇，是『假病人』，『簿記課副手日記抄』和『那是她』，題了一個總名，謂之『奇聞三則』，還附上幾句後記道——

以常理而論，一個作家被別國譯出了全集或選集；那麼，在那一國裏，他的作品的主意者，閱覽者和研究者該多起來，這作者也更爲大家所知道，所了解的。但在中國却不然，一到翻譯集子之後，集子還沒有出齊，也總不會出齊，而作者可早被壓殺了。易卜生、莫泊桑，辛克萊

，無不如此，契訶夫也如此。

不過姓名大約還沒有被忘却。他在本國，也還沒有被忘却的，一九二九年做過他死後二十五週的紀念，現在又在出他的選集。但在這裏我不想多說什麼了。

【奇聞三篇】是從Alexander Elishberg的德譯本“Der persische Orden und andere Grotesken” (Welt-Verlag, Berlin-1922)裏選出來的。這書共八篇，都是他前期的手筆，雖沒有後來諸作品的陰沈，卻也並無什麼代表那時的名作，看過美國人做的文學概論之類的學者或批評家或大學生，我想是一定不准他稱爲「短篇小說」的，我在這裏也小心一點，根據了“Groteske”這一個字，將牠翻作了「奇聞。」

第一篇介紹的是一窮一富，一厚道一狡猾的貴族；第二篇是已經爬到極頂和日夜在想爬上去的僱員；第三篇是圓滑的行伍出身的老紳士和

愛聽藍間的小姐。字數雖少，脚色卻都活畫出來了。但作者雖是醫師，他給簿記課副手代寫的日記是當不得正經的，假如有誰看了這一篇，真用昇汞去治胃加答兒，那我包管他當天就送命。這種通告，固然很近乎「杞憂」，但我卻也見過有人將舊小說裏狐鬼所說的藥方，抄進了正經的醫書裏面去——人有時是頗有些希奇古怪的。

這回的翻譯的主意，與其說爲了文章，倒不如說是因爲插畫；德譯本的出版，好像也是爲了插畫的。這位插畫家瑪修丁（V. Z. Massirtin），是將木刻最早給中國讀者賞鑒的人，「未名叢刊」中「十二個」的插圖，就是他的作品，離現在大約已有十多年了。

今年二月號在第六期上又登了兩篇，「暴躁人」和「壞孩子」。那後記是——

契訶夫的這一類的小說，我已經紹介過三篇。這種輕鬆的小品，恐怕中國是早有譯本的，但我卻爲了別一個目的：原本的插畫，大概當然

是作品的裝飾，而我的翻譯，則不過當作插圖畫的說明。

就作品而論，『暴躁人』是一八八七年作；據批評家說，這時已是作者的經歷更加豐富，覺察更加廣博，但思想也日見陰鬱，傾于悲觀的時候了。誠然『暴躁人』除寫這暴躁人的其實並不敢暴躁外，也分明的表現了那時的閨秀們之鄙陋，結婚之不易和無聊；然而一八八三年作的大家當作滑稽小品看的『壞孩子』，悲觀氣息却還要沈重，因為看那結末的敘述，已經是在說：報復之樂，勝於戀愛了。

接着我又寄去了三篇：『波斯勳章』、『難解的性格』和『陰謀』，算是全部完畢。

木刻插畫本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共八篇，這裡再譯二篇。

『陰謀』也許寫的是夏列斯妥夫的性格和當時醫界的腐敗的情形。

但其中也顯示着利用人種的不同于『同行嫉妬』。例如，看起姓氏來，夏列斯妥夫是斯拉夫種人，所以他排斥『摩西教派的可敬的同事們』。

「猶太人，也排斥醫師普萊恩台勒（Gustav Prechtel）和奧·勃隆（Von Bronn）以及藥劑師格倫美爾（Grunner），這三個都是德國人姓氏，大約也是猶太人或者日耳曼種人。這種關係，在作者本國的讀者是一目了然的，到中國來就須加些註釋，有點纏夾了。但參照起中村白葉氏日文譯本的契訶夫全集，這裏却缺少了兩處關於猶太人的並不是好話。一，是缺了「摩西教派的同事們聚作一團，在嚷叫」之後的一行：「嘩啦嘩啦，嘩啦嘩啦，嘩啦嘩啦……」二，是「摩西教派的可敬的同事又聚作一團」下面一句「在嚷叫，」乃是「開始那照例的「嘩啦嘩啦，嘩啦嘩啦」了……」但不知道原文原有兩種的呢，還是德文譯者所刪改？我想，日文譯本是決不至於無端增加一點的。

平心而論，這八篇大半不能說是契訶夫的較好的作品，恐怕並非嗎修丁爲小說而作木刻，倒是翻譯者 Alexander Eliasberg 爲木刻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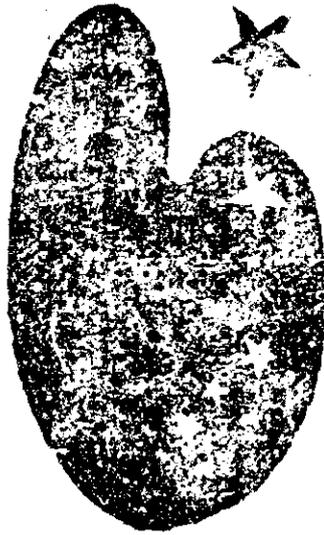
譯小說的罷。但那木刻，却又並不十分依從小說的敘述，例如『難解的性格』中的女人，照小說，是肩該有鬚頭，鼻梁上應該架着眼鏡，手上也該有手鐲的，而插畫裏都沒有。大致一看，動手就做，不必和書本一一相符，這是西洋的插畫家很普通的脾氣。雖說『神似』比『形似』更高一著，但我總以為並非插畫之正軌，中國的畫家是用不着學他的——倘能『形神俱似』不是比單單的『形似』又更高一著麼？

現在仍取八篇，編為一本，使這小集復歸于完全，事雖瑣細，也作了我們的一個小小的紀念。

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之夜，記。

推薦兩本最好的翻譯詩！

夢  
的  
畫  
像



明  
天

by H. Heine

李 嘉 譯  
新波特偉木刻

——在這本五十七首詩作的  
集子里，已經包涵了海涅一  
生詩作中最好的愛情詩；附  
依生田春月意作「流燈論」

40開・144頁

by P. B. Shelley

徐 遲 譯

——內有膾炙人口的代表作  
：「雲」，「西風歌」，「  
哀歌」等等。「雪萊秋遊」  
一文告訴你怎樣理解作者！

40開・174頁

再 版 即 出

雅典書屋版・重慶成都路營書店經售

# 壞孩子和別奇的聞

(魯迅全集單行本)

出版者：商務印書館  
經售者：上海商務印書館  
及各省各大書局  
均有代售  
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  
同人  
之意  
版權  
所有  
印必究

原著者：A·契珂夫

翻譯者：魯迅

編纂者：魯迅先生紀念委員會

出版者：雅典書屋

特約經售：重慶成都聯營書店

木刻複版：新波

校對：葉龍

總頁：九十六面

一九四三冬桂初版

一九四五春渝再版

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安圖字第二七二號  
廣西省圖書館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廣圖字第四一四號

